

人在跑步的时候会想些什么？

原创 何妨 [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](#)

这个季节的晚上有风，虽然略冷，但跑两圈热身后就很舒服了。天也黑，漫无目的地一个人绕着操场跑圈，也可以避免白天的社恐与尴尬。跑完之后的微风也尤为凉爽，迎着暖黄色的灯光走也有种努力过后的成就感，虽然多半是虚伪，但仍然让人觉得惬意。

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，做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。比方说在跑步的时候浮想联翩，这个浮想是完全不加限制的，想到哪算哪，只要思想别停，只要想得够投入，身体似乎也就忘记了奔跑的劳累了。这方法很管用，于是每次脚步的奔跑，都是一次思想的解放。

第一圈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我觉得我体力充沛，双腿轻盈，毫不劳累，冲刺个八百米不成问题。操场西北角有个抱着吉他弹唱的学长，他唱的是民谣，我没有听过，后边有三个女生坐在离他三四米远的草地上，胳膊支在膝盖上架着头，听他吹拉弹唱。

歌声不好听，但意境到了，就什么都有了。这让我想起来了数年前的一个姑娘。

由于年代过远，我已经描述不清她的样貌。加之我偶尔的回忆和想象中存在的她太过耀眼，以至于我不断怀疑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存在。我姑且称她为L。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L。她的个子不高，那个年纪寻常的马尾辫挂在她的脑后，皮肤白皙干净，眼睛冷若流水，桃腮带笑，笑容之中竟有一股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觉得L很有气质，眼睛看到一个女孩相貌好会打扮就会觉得漂亮，从心底打心眼里感受到一个姑娘的美好，才叫有气质。在这样的偷偷打量之余，我心中竟然有了那个年龄不该有的悸动。

我一直很困囿于怎么才能让她注意到我，可我每次看到她，她都在无声地告诫我不能以传统的方式与她相识相知，而恰我不宜交际，心中所有的情愫并不想对她表达。其实这很奇怪，我丝毫不想去让她认识我，然后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好感或者让她有对我的好感，我们说不说话都没有关系，我似乎并不想从她那得到什么。

她好像注意到我了，又好像没有。

在成为了朋友后，我早上给她带牛奶，上课给她写情书。我清楚不能用这种传统的落俗的方式来让她对我也有好感，可我想不出别的，我只好在情书的格式上下功夫。我试图用中国历朝历代不同的写作文体来改变写情书的样式，我写过情诗，写过诗经体，离骚体，汉赋，民歌，诗词，骈文，八股，乃至英文。

这些都表达着一种意思，我想她应该看得出来。她也跟我说话，由于她总是跟我聊一些天南海北的话题，扯得很远，这也使那个晚自习她突然间提及的话题不那么突兀。

她说，我从小就立誓了一个梦想。我说，我也有梦想，我也总是立志。她摇摇头，不是立志是立誓，誓言的誓，我立誓的梦想已经不是梦想的范畴了，这是一种很坚定的信仰，你知道信仰吗？这和你那不着边际的梦想不一样。

我说，我知道信仰，你梦想，不，你信仰什么？

她说，我要立誓以后嫁一个官二代。

我记得L说这句话的时候口气很是平和，像在跟我谈论今天的天气。

L继续说，很惊讶对吧，其实我也不图你理解，你以后肯定会理解的。我以前是最瞧不起你这种空有大志的人了，你写的东西我也看了，有点水平，于是也就把你当朋友。我是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说这些。

L说，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，富二代的钱要是不能好好经营也早晚能败光，官二代不一样，官二代是隐藏财富。我不是贪图权钱啊，你不懂这些，我们家你不了解，我妈受了很多苦，我从小她就对我灌输这个概念，她说我给了你一张好看的脸，不是让你风餐露宿吃苦的，是让你懂得怎么才能走捷径。我当然知道她的看法有些偏激，但我也渐渐明白了我妈说的是对的，在耳濡目染下，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。你明白这种信仰吗？

L说，没关系的，我相信这番话肯定会刷新你对我的认识，这是好事。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并不很冲突.....

我尽可能凭回忆复述了当时的对话内容，在想象的交织下，这样的回忆已经变得模棱两可，不过现实总是一次次提醒我她的信仰的真实性。L没有骗我，她确实有找官二代的资本。她现在的男朋友父亲好像是市政府秘书长，不过这与我没有什么瓜葛了。我很感谢L，这样的拒绝方式是最让人舒心且省事的，从出生点就给你一下打死，也就没有什么后天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童话可在心里作祟了。

跑第三圈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发热，这样的状态是最佳的。操场东侧是篮球场，打篮球的人为了某个绝佳的进球而欢呼，欢呼声把我带到了更久远的地方。

我四年级的时候也开始学篮球，不过我只会投篮不会运球。我练习投篮的方式就是站在距离篮球框一米远的地方一直投，练到十次能中七八次，我就往后退一步再继续练，直到退到线外。有一次我站在线外投进了一个三分球，球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开始拥抱大地，它在下落的过程中砸到了刘恩有。

刘恩有并没有生气，他很和气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在他确认那是一个三分球后他露出惊讶的表情，他说兄弟可以呀，这么远还投这么准。我说我一直在练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砸到你对不起。刘恩有摆摆手说小事小事，他说兄弟我看你不是等闲之辈，小小年纪就能投进三分球以后必大有作为，那个谁来着，就个子很高的打篮球的那个什么小明。我说，是姚明吧。他说对对，就是姚明，我看你以后必能成为咱郑县xx小学的姚明。刘恩有说我看你也打累了，不如我们去上个厕所再喝点水，然后我和你一起打篮球。我说好啊好啊，我正好想找个伴一起玩玩呢。然后刘恩有就把我拉到厕所，叫上他的帮派小弟们把我打了一顿。

在我蹲着被几个小弟拳打脚踢的时候，刘恩有站在旁边笑着说，哈哈，敢砸老子的头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。

刘恩有那时候的帮派还没有起名字，在他成为我五年级的同桌后，在我的建议下，他的帮派名称定为“黑龙帮”。原因就是因为他属龙，且他皮肤比较黑。

后来刘恩有和我成为挚友，他说杨康嘉啊，你在我们黑龙帮中就是一个军师的作用，虽然主意也不用你出，打谁和怎么打也不由你定，但你确实是个军师角色，像吴用和诸葛亮一样。我说你怎么还知道吴用诸葛亮啊，你看过三国演义吗？

刘恩有说，你太小看我了，我奶奶喜欢听戏，听申凤梅的《收姜维》，我知道诸葛亮的，他是个军师，他很聪明。

在刘恩有六年级时父母离婚，他被判给了他妈妈。在他不得不转学时，他对我说，我这一走咱俩就再难见面了，我这情况你也知道，我跟我妈走那绝对一辈子就差不多废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从不担心自己。我最担心不下的还是黑龙帮和你，我知道的，这些帮派不过是小打小闹，等一毕业就都各奔东西散没影儿了，不过那我也看不到了。

刘恩有说，我走之后，你就是黑龙帮的帮主，不过我看你也无暇顾及这个组织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你想起来了就组织一下，让大家都尽力考到县初中去吧，不能老在这乡里待着了，就当给你的人生阅历丰富一点。

刘恩有哭着说，我最后悔的时候就是当初因为你投篮球砸着我我打你一顿，还把你牙打掉但没有掉的牙打掉了。不过你对我说过了，你说没关系，已经换牙了，那本来就是要掉的旧牙，我都知道的。谢谢你，我会记得你的，我们是兄弟，我们就是姜维和诸葛亮。

第五圈的时候已经有些疲惫，西北角的弹吉他的那人在唱了一首薛之谦的《丑八怪》之后要收拾东西离去了，之前听歌的几个女生也早已望不见踪影。

我心中惆怅，有些偶然。新生军训结营晚会的台子正在被拆除，我看着还打着灯光的舞台，有一股想冲上去站在上面的冲动。不过即使冲上去了站到了舞台中央，可我又能做什么呢？

我高中时候的文章中写过，我要立志做一个站在舞台边缘能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。这个立志又让我想到立誓，但就是因为我只是立志没有立誓，梦想才没有变成信仰。现在看来，立志的话语倒也实现了一部分，抛去所有修饰的前缀，只剩下了个名词，我确实是成了个小人物。

第六圈到奔跑有些不尽人意，一方面冷空气对肺部的扩张和占领让我有些不适，一方面心情的感伤让我更加疲惫了。跑内圈的小胖子从我身边跑过了，他明显比我更疲惫，但他仍然在坚持。从我来到操场时，这个小胖子就一直在奔跑着，他已经跑了很多天了，他应该是想用汗水来换掉些什么以能换来些什么。我之前特意数过，他差不多每晚上要在操场跑十圈左右。

看着他跑过，我又加快迈起了步伐。

操场北面的墙壁角落有一团黄光，那黄光时隐时现，我疑心是不是有人把烟头扔地上着火了，还是有人在特地在点火烧烤？

我跑过去看，发现只是一截还未完全断电的led线头，那线头竖着靠在一块石头上，在石头的映衬下就像一团时隐时现的火光。我不禁觉得我刚才的推测实在太过可笑，一截线头而已，还烧烤，谁会在大晚上的烧烤？烧烤什么？把星星串成串烤吗？还是把月亮烤成焦黄？

诗意的萌发大概就在于此了。我有些欣喜，我有了写诗的灵感。诗的题目我都想好了，就叫《烧烤天空》。

临近十点的操场已经变得静谧，在暖黄色灯光和微风的衬托下，夜色开始变得温柔与祥和。

跑完第七圈，打道回寝。人有时候就是得这样，把自己的身体状态通过外力改变一下，酒精刺激或者体力透支，等筋骨舒缓精神松弛了，思维才变得清晰起来。一切就都清晰起来了。

真的非常感谢你能读到这一句，在冬天完全来临之前，我应该每天晚上九点二十仍然会去操场跑步，如果你也有意向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浮想联翩。

点击左下角蓝色字体“阅读原文”可留言

[阅读原文](#)
